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斬鬼傳

第一回 金鑾殿求榮得禍 鄴都府舍鬼談人

世事澆漓奈若何，千般變態出心窩。止知陰府皆魂魄，不想人間鬼魅多。閑題筆，漫蹉跎，焉能個個不生魔？若能改盡妖邪狀，常把青鋒石上磨。這首詞單道人之初生，同秉三才，共賦五行，何嘗有甚分別處？及至受生之後，習於流俗囿於氣質，遂至所稟各異。好逞才的，流於輕薄，好老實的，流於迂腐，更有那怪吝的，半文不捨，搗大的，滿口胡謔。奇形怪狀，鬼氣妖氛種種各別，人既有些鬼形，遂人人都起些鬼號。把一個光天化日，竟半似陰曹地府。你道可嘆不可嘆？在下如今想了個銷魔的方法，與列位燥一燥，醒一醒眼。

話說唐朝終南山有一秀才，姓鍾名馥，字正南。生的豹頭環眼，鐵面虬鬚，甚是醜惡怕人。誰知他外貌雖是不足，內才卻甚有餘，筆動時，篇篇錦繡，墨走處字字珠璣。且是生來正直，不懼邪祟。其時正是唐德宗登基，年當大比。這鍾馥別了親友，前去應試，一路上免不得飢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一日，到了長安，果然好一個建都之地。怎見得：

華山朝拱，渭水環流，宮殿巍巍，高聳雲霄之外，樓臺疊疊，排連山水之間。做官的，錦袍朱履，果然顯赫驚人。讀書的，綏帶輕裘，真個威儀出眾。挨肩擦背，大都名利之徒。費力勞心，半是商農之輩。黃口小兒，爭來平地打筋斗；白髮老者，閑坐陽坡胡搗喇。

這鍾馥觀之不盡，玩之有餘，到了店門口。那店二，吃了驚，說道：“我這裏來來往往，不知見了多少人。怎麼這位相公，生得這等醜惡？”鍾馥笑道：“你看俺貌雖惡，心卻善也。快安排一間潔淨房兒，待俺將息，以便進場。”這店二將鍾馥安下，收拾晚飯，鍾馥吃了。祇見長班趙鼎元稟道：“明天買卷，該銀貳兩。”鍾馥道：“怎麼就該這些？”趙長班道：“每年舊例：卷子要壹兩二錢，寫卷面要壹錢，投卷要五錢，結元要貳錢，共該貳兩之數。”鍾馥於是打開行李，稱的貳兩雪花白銀，付與趙鼎元。趙鼎元接了銀子，道：“明日投文，後日準備進場，相公不可有誤。”鍾馥點首應諾。一宿晚景提過。

次日起來，禮部里了投文書，走到十字街上，祇見一伙人圍著一個相面的先生，在那裏談相。這鍾馥換入人眾，看那先生怎生模樣？眸如朗月，口若懸河。眸如朗月，觀眉處忠奸立辨；口若懸河，談論時神鬼皆驚。戴一頂折角頭巾，依稀好似郭林宗，穿一雙跟足朱履，仿佛渾如張果老。皂殼扇指東畫西，黃練絲條拖前束後。曩在兩河觀將相，今來此地辨英雄。

這先生原是袁天罡的玄孫袁有傳是也。因時當大比，故來此處談相。鍾馥等的眾人相畢，先生稍暇，方走進前說道：“俺也要煩先生一相。”那先生抬頭一看，祇見鍾馥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暗自沉吟道：“俺相這半日，都是些庸庸碌碌，並無超群出眾之才。這人來的十分古怪！”於是定睛細看，看了一會，問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鍾馥道：“俺姓鍾名馥，特來領教。”那先生道：“足下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更有兩額朝拱蘭臺，自有大貴之相。祇是印堂間現了墨氣，旬日內必有大禍，望足下謹慎纔是。”鍾馥道：“君子問兇不問吉，大丈夫在世，祇要行的端正，至於生死禍福，聽天而已，何足畏哉。”於是舉手謝了袁先生，佯長去了。

到次日進場，魚貫而入。原來唐朝取士與漢朝不同。漢朝取士以孝廉，唐朝取士以詩賦。鍾馥接到題目，卻是《瀛洲待宴》應制五首，《鸚鵡》一篇。鍾馥提起筆來，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。果真是敲金戛玉，文不加點。鍾馥又自從頭看了一遍，自覺得意。於是交卷出場。你道當日主闈的是誰？原來正主考是吏部左侍郎韓愈；副主考是學士陸贄。兩人同心合力，要與朝廷拔取真才。怎奈闈來闈去，不是庸腐可厭，就是放蕩不羈，更有那平仄不識，韻腳不諳的，還有那信口胡謔，一字不通的。間有一貳可視，亦不過平平而已。二人笑的目腫口歪，不禁攢眉嘆息道：“如此之才，怎生是好？”忽然閱到鍾馥之卷，喜的雙手拍案，連聲道：“奇才！奇才！李太白、杜子美後一人而已。清新俊逸，體裁大雅，盛唐風度，於斯再見矣。”二人閱了又閱，贊了又贊，取為貢士之首，專候德宗皇帝金殿傳臚，以為聖朝得人之慶。到了那日五鼓設朝時候，果然是皇家氣象，十分整齊，但見：

九間金殿，金殿上排列著朗鋌明瓜。兩道朝房，朝房內端坐著青章紫綬。御樂齊鳴，卷簾處，香煙繚繞，隱隱見鳳目龍姿。金鞭三響，排班時，紗帽繽紛，個個皆鵷班鵷立。站殿將軍，圓睜著兩隻怪眼，把門白象，齊漏著一對粗牙。正是：

九天闈闈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

鍾馥等俯伏金階，不敢仰視。祇聽的鴻臚寺正卿高聲喧唱：第一甲第一名：鍾馥。引見官將鍾馥引至金殿跪下。德宗皇帝揚龍目，開鳳眼，將鍾馥一看，心中甚是不悅，道：“我朝取士，全在身言書判。這醜態如何做得狀元？”韓愈見龍顏不悅，俯伏奏道：“臣等職司文衡，止知閱卷，不得閱人。此人詩賦句句琳瑯，篇篇錦繡，陛下不可因人而棄其才。且人才之優劣，全不在貌。晏嬰身矮，而能相齊；周昌口吃，而能輔漢。若以貌，我朝張易之、張昌宗，非其明鑒耶。孔聖人之云：‘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’。願陛下熟思之！”德宗道：“卿言雖是，但我太宗皇帝時，十八學士登瀛州，至今傳為美談。若以此人為狀元，恐四海人民皆笑朕不識人才？”話猶未了，祇見班部中閃出宰相盧杞，幞頭相簡，玉帶蟒袍，俯伏奏道：“陛下之言誠是。狀元必須內外兼全，三百名中，豈少其人？何不另選一名，而煩聖心之躊躇耶。”鍾馥聞言大怒，跳起來道：“人言盧杞奸邪，今日看果然。”於是舞笏便打。

此時鬧動了金鑾殿，混亂了朝儀。德宗皇帝龍顏大怒，喝令金瓜武士，將鍾馥拿下。鍾馥氣的暴跳如雷，竟將站殿將軍渾城腰間寶劍拔出，自刎而死。德宗驚的目瞪口呆，眾官唬的面如土色。祇見陸贄怒氣填胸，向前奏道：“宰相不能憐才而反害才。他說鍾馥醜惡，做不得狀元，他今現稱藍面鬼，豈可做宰相？奸邪誤國，罪不容誅，望陛下察之。”德宗此時，如嚼橄欖，方纔回過味來，說道：“寡人一時不明，卿言是也。”遂將盧杞發配嶺外，以正妒嫉之罪。封鍾馥為驅魔大神，遍行天下，以斬妖邪，仍以狀元官職殯葬，眾官方纔喜悅，皆呼萬歲，德宗退朝，不在話下。卻說鍾馥受了封號，空中謝恩畢，提著寶刀，插著笏板，悠悠蕩蕩，向東南而走。走夠多時，遠遠望見一座城池，好生險惡。但見：

陰風慘慘，黑霧漫漫。陰風中仿佛聞啼哭之聲，黑霧內依稀見魑魅之像。披枷帶鎖，盡道何日脫陰山？鋸解就莊，不知甚時離苦海？目連母斜倚獄口盼孩兒，賈充妻呆坐奈何等漢子。牛頭馬面簇擁曹瞞纔過去，喪門弔客勾牽王莽又重來。正是：

人間不見奸邪輩，地府壘堆受罪人。

鍾馥正在觀看之際，祇見一個判官領著兩個鬼卒飛來，高聲問道：“汝是何方魂魄？來俺這鄴都城何幹？速速講明，好放你過去。”鍾馥看那判官時，卻與自己一般模樣，也戴著一頂軟翅紗帽，也穿著一件肉紅圓領，也束著一條犀角大帶，也踏著一雙歪頭皂靴，也長著一部落腮鬚鬚，也睜著兩隻燈盞圓眼。左手拿著善惡簿、右手拿著生死筆，祇是不曾帶著寶劍。鍾馥暗自思想道：“奇哉！奇哉！難道此人也像俺負屈而死的麼？”遂向判官道：“俺姓鍾名馥，本中唐朝狀元。祇因唐天子以貌取士，不論文字；又被盧杞逢君，要將俺革退，俺氣憤而死。唐天子憐俺苦死，封俺為驅魔大神，遍行天下，以斬妖邪。俺想妖邪唯汝鄴都最多，今既到此，煩你通報閻君，指點與俺，以便驅除，庶不負唐天子封俺之意。”判官聽說此言，遂拱立道旁，說道：“不知尊神到此，不但有失遠迎。”適纔方且衝撞，望乞恕罪！尊神欲見閻君，待小判急急通報便了。於是別了鍾馥，飛跑至森羅殿上，稟道：“小判把守鄴都城，忽有一人自稱唐朝狀元，姓鍾名馥，唐王嫌他貌醜，他自刎而亡，唐王封他為驅魔大神，他今特來斬鬼，要見大王。”閻君早已知其始末，便道：“有請！”那判官於是迎請鍾馥，進了大門，祇見兩邊排列的都是些猙獰惡鬼。到了殿上，又見柱子上掛著一副對聯，上寫著：

莫胡為，幻夢空花，看看眼前實不實，徒勞機巧。休大膽，焯銅熟鐵，抹抹心頭怕不怕，仔細思量。

閻君下座相迎，鍾馥倒身下拜，閻君雙手扶起，讓鍾馥坐定，問道：“尊神至此有何見教？”鍾馥道：“俺奉唐天子之命，遍斬妖邪。俺想妖邪此處必多，伏祈指出一二。”閻君說：“俺陰司妖邪固多，然都是些服毒鬼、上吊鬼、淹死鬼、餓死鬼。鬼魅雖多，經理神靈卻也不少。孤家自理之餘，還有秦廣王，又楚江王、宋帝王、五官王、卞城王、太山王、平康王、轉輪王，又有左三曹、右

三曹、七十二司，並無一個遊魂敢於做祟。尊神要斬妖邪，倒是陽間最多，何不去斬？”鍾馗聽了大笑，道：“陽世間乃光天化日，又有王法約制，豈容此輩存站耶？”閻君道：“尊神止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大凡人鬼之分，祇在方寸間。方寸正，鬼可為神。方寸不正，人即為鬼。君不見古來忠臣孝子，何嘗不以鬼為神乎。若夫曹瞞等輩，陽險莫測，豈得謂之為人耶？”鍾馗聞之，豁然大悟，道：“是，是！但不知此等鬼是何名目？”

閻君愀然道：“此等鬼最難處治。欲行之以王法，彼無犯罪之名，欲彰之以報應，又無得罪之狀。曾差鬼卒稽查，大都是些習染成性的罪孽。”叫判官將此等鬼簿拿來，與大神過目。判官遞上，鍾馗展開一看，祇見上面記的都是些謫鬼、假鬼、奸鬼、搗大鬼、冒失鬼、挖渣鬼、仔細鬼、討吃鬼、地哩鬼、叫街鬼、偷屍鬼、含殛鬼、倒塌鬼、涎臉鬼、滴料鬼、發賤鬼、急急鬼、耍碗鬼、低達鬼、遭瘟鬼、澆虛鬼、輕薄鬼、綿纏鬼、黑眼鬼、齷齪鬼、溫斯鬼、不通鬼、誑騙鬼、急賴鬼、心病鬼、醉死鬼、搥掐鬼、伶俐鬼、急突鬼、丟謊鬼、乜斜鬼、撩橋鬼、色中餓鬼，臨了個是楞睜大王。鍾馗看畢，驚訝道：“不料世間有這些鬼魅，不知今在何處？”閻君道：“無有定處，大抵繁華地方的所在，搗大挖渣等鬼多些。地方鄙俗所在，齷齪，仔細這兩種鬼多。其餘散處四方，總無定蹤。尊神當隨便驅除可也。其驅除之法，亦不可概施。得誅者誅，得撫者撫，總要量其情之輕重，酌其罪之大小，祇在尊神酌量而施行。”鍾馗道：“雖然如此，但陰間鬼魅，有十殿閻君經理，又有左右曹協辦，陽間協助，陽間鬼魅，單委小神一人，誠恐獨力難支，將如之何？”閻君道：“孤家這裏有兩個英雄，一個喚做咸淵，一個喚做富曲，各具文武之才。此二人可以隨便驅使，再發三百名陰兵，著他二人統領，以助尊神之威，如何？”鍾馗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多謝美意。”閻君於是速傳咸、富二人上殿聽旨，二人俯伏殿前。鍾馗舉目觀看，那咸、富二人怎生模樣：

頭戴儒巾，論腦油足有半斤，身穿儒服，說塵垢少殺三升。滿腹文章，怎奈飢時難煮。填胸浩氣，祇好苦處長吁。白眼親友，反說酸子骨離。難心妻妾，倒言夫主情乖。正是：

失意貓兒難學虎，敗翎鸚鵡不如雞。鍾馗看了咸淵，再看富曲時，卻又不同。怎見得：

舉止剛強，形容古怪。狼腰虎體，兩臂有力千斤。海闊天空，一心私無半點，身能扛鼎，怎奈無鼎可扛。氣可沖天，其如有天難沖。爛弓折箭，怎好向人前賣弄。三略六韜，祇落得紙上談兵。正是：

雄心欲把山河奠，薄命難逃推轂人。

閻君對鍾馗道：“尊神看此二人如何？”鍾馗道：“文謀武略，料來不差，得此二人足矣。但小神無驥可乘，亦覺褻體。”閻君躊躇一會，道：“這也不難，俺陰山中有一白澤，他前生原是吳國的伯嚭，祇因奸邪，後又害了伍子胥，故將他貶到陰山，變為白澤。數百年來，自怨自艾，頗有改邪歸正之心。此物堪與尊神騎坐，成功之日，亦可以升天矣。”遂叫鬼卒將白澤牽來。閻君吩咐道：“伯嚭，你既為人獸，頗有心，可與驅魔大神騎坐，建功立業，懺悔生前罪惡。”祇見那白澤搖頭擺尾，有欣然欲往之狀。鍾馗於是起身，稱謝閻君。謝畢，飛上了白澤，提著寶劍，插著笏板。咸、富二人亦騎上駿馬，率三百陰兵，浩浩蕩蕩往陽世而來。

過了枉死城，祇見奈何橋上站著一個小鬼，攔住鍾馗去路，大喝道：“何處魔神，敢從俺奈何橋經過？”鍾馗大怒，道：“唐天子封俺為神，閻羅王助俺兵將，你是何人，敢大膽攔路？”那小兒聽說，道：“原來是位尊神。敢問尊神往那裏去？”鍾馗道：“俺奉唐天子之命，遍行天下，以斬妖邪。”小鬼道：“尊神既要遍行天下，俺情願相隨。”鍾馗道：“汝有何能，要來隨俺。”小鬼道：“稟上尊神，俺這鬼形是適纔變的，俺的原身是田間鼯鼠，曾與鷓鴣賭賽，他欲巢遍林上，我欲飲乾奈河。不料他所巢不過一枝，俺所飲不過滿腹，俺自飲此水之後，身邊生了兩翅，化為蝙蝠。凡有鬼的所在，惟俺能知。尊神欲誅妖邪，俺情願做個向導。”鍾馗聽了大喜道：“俺正少一個向導。你試現了原形俺看。”那小鬼現了原身，往前飛去，果然好一個碗大的蝙蝠。鍾馗甚喜，跟定蝙蝠，踊躍而去。這纔是：

魍魅攢眉，鶴淚風聲皆是將，

魍魎破膽，山川草木總成兵。

不知此去到陽間如何斬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